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殊域周咨錄 第十四卷 西戎

◎土魯蕃 土魯蕃在今火州城西百里，舊隸其部，唐交河縣池也。本朝永樂中，親征北虜，常過其近境。見水齧沙，出有碑曰：「唐之交河郡。」上諭金幼孜等曰：「此在今為哈刺火州，因兩河相交故名耳。」

按成祖出塞，俱從宣府之路，未嘗至其地。《北征錄》言至其近境，然相去亦尚遠也。

宣德五年，萬戶賽因帖木兒遣使貢馬及璞玉。以後常貢。但西域諸國惟此番最強盛，每凌凌他邦。成化九年，其酋速壇阿力（後止稱阿力二字）作亂。入哈密，將其國王母並金印虜去，奪占其城。上命都督李文、通政劉文往撫處，調集番兵住紮苦峪，不敢前進。迨撤師回，喪失頗眾。自此其酋漸輕中國之兵矣。阿力竟留王母、金印。益侵我城郭諸夷。

十八年，阿力病故。弟速壇阿黑麻立（後止稱阿黑麻）。甘肅守臣乘間奏立王母之甥罕慎為都督，遣使送入哈密。弘治元年，阿黑麻稱：「罕慎非脫脫族，何得王哈密？哈密我當王。」欲殺罕慎，畏未敢發。乃為好語貽罕慎曰：「吾為爾聯姻，爾為王益安，無外侮。」罕慎喜，許之。阿黑麻至哈密，誘罕慎頂經結盟。遂殺罕慎。亦未敢顯言據哈密，即遣使入貢。言罕慎病死。國亂。乞遣大通事和番，立我為王。居哈密，領西域職貢。兵部尚書馬文升言：「外夷北虜最強，屢入貢，乞通使，我不聽。阿黑麻小夷，且與哈密各有分地，不可輒通使，亦不得王哈密。彼若入貢，我亦不拒。請敕阿黑麻，諭令送王母及金印還哈密。」

四年，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齎敕諭阿黑麻。阿黑麻以金印、城池來歸，遣使朝貢。厚賞之。文升言：「哈密有回回、畏兀兒、哈刺灰三種，共居一城。種類不貴不相下。北山又有小列禿野、七克力數種強虜，時擾哈密。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，庶可備服諸番。」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。

五年，阿黑麻入哈密。殺虜陝巴及金印去。內閣丘■謂文升曰：「哈密事重。須公一行。」文升曰：「方隅有事，臣子豈可辭勞！但西域賈胡憤窺利，不善騎射。古未有西域能為中國大患者，徐當靜之。」濬曰：「有讖言不可不慮。」文升請行。諸大臣不可，請敕兵部侍郎張海、都督緜謙行視經略。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。命海至河西，令夷使二人與邊上通事，致敕諭阿黑麻歸陝巴金印。諸夷使爭欲去，海不可。乃遣哈密夷人以敕往，阿黑麻竟留不報。海不得已，修嘉峪關，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，戍廣西。請絕西域貢。七年春，海、謙不奉命輒還朝。上怒，逮下獄。降海山西參政，謙奪俸閒住。

文升言：「土魯蕃恃其強悍，哈密奸回又反覆欺負中國，不懲創彼益輕中國。請安置寫亦滿速兒等於閩、廣，閉嘉峪關，絕西域貢。令諸夷歸怨阿黑麻。」當是時，西域諸夷皆言，成化間我入貢，皇帝先遣中貴人遊我河南，至京宴賜甚多。今皇帝不撫我，我泛海萬里貢獅子，謂我開海道，卻不受。即從河西貢者，宴賞亦薄。天朝棄絕我，相率從阿黑麻，且拒命，中國能奈何！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。阿黑麻遂復入哈密，自稱可汗，大掠罕東。諸夷謀言糾夷數萬，用雲梯攻肅州，且蹂甘州。報至。文升曰：「彼虛聲挾我也。土魯蕃至哈密十數程，中經黑風川，哈密至苦峪又數程，皆無水草。貢使往返皆馱水行。使我謹烽火明斥堠，整兵以俟。彼至肅州，我以逸待勞，縱兵出奇一擊，必使彼只馬不返。」已而阿黑麻西去，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。文升曰：「非用陳湯故事，此虜終不畏。」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，撫其背曰：「汝諳夷情，知西域道路。主上今欲擒斬牙蘭，汝汁安出？」翥曰：「此賊點，非襲之不可。罕東至哈密有捷徑，可進兵。兵可不十日至。」文升曰：「餘欲選罕東兵三千為前鋒，我兵三千殿後。各持數日熟食，兼程襲之。何如？」翥曰：「善。」

八年，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，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，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。是冬進及。總兵劉寧率兵至肅州，久駐關外，候罕東兵不至。乃出大路，乏水草，行不能速。牙蘭詞知遁去。我兵入哈密，斬首六十，得陝巴妻女，獲牛羊三千，哈密裔從者八百餘人。皆不殺，攜以歸住西徼上。師還糧乏，士馬亦多物故，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。文升言：「兵雖抵哈密，然未獲牙蘭，首功亦少。進、寧及太監陸闡不遵節制，徒取空城，無益邊事。獨軍士遠征勞苦，宜升賞（牙蘭即牙木蘭也）。上念邊臣出塞有功。加■歲祿二十石；寧升左都督，加俸百石；進左副都御史；清都督僉事。」

九年，阿黑麻又襲破哈密，令撒他兒及奄克孛刺住刺木城。奄克孛刺結瓦刺小列禿襲撒他兒。奄克孛刺還守哈密。阿黑麻遣人圍哈密，哈密人舉火，小列禿見之來援，退走。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，往諭阿黑麻納款。文升曰：「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，不許。」是秋，進改陝西巡撫。

十年秋，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。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，怨阿黑麻。今悔過，乞許與黑婁諸國人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。文升言此虜挾詐，俟陝巴金印至甘州，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、廣。是冬，命總制王越經略土魯蕃、哈密。

十一年，越出河西，取陝巴至甘州，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、畏兀兒奄克孛刺、哈刺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，復封為忠順王。取寫亦滿速兒等發歸其國。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蕃，不願還。文升請許半留肅州，往來自便。

十二年春，陝巴至肅州，畏番虜不肯出關，守臣遣參將率兵護行。又賞赤斤蒙古諸番，令逐程防護至哈密。是夏，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蕃諸夷，使入京朝貢。十三年，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令人入貢。

十七年，哈密奸回阿孛刺有怨於陝巴，乃稱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為罕慎外甥，當襲罕慎王爵，乃往迎之。頭目者力克哈陝巴棄城走沙州。真帖木兒（阿黑麻原攜罕慎女為妾，所生也）年十三，不肯來哈密。哈密人曰：「陝巴走，哈密城空，恐為野七克力達子所據。」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。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，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哈密。守臣令官舍董杰及奄克孛刺往哈密撫夷眾，諭迎陝巴還。阿孛刺不聽，必欲立真帖木兒為王。奄克孛刺與杰等擒殺阿孛刺等六人，餘黨畏服。守臣令都指揮朱■率兵送陝巴入哈密，撫送真帖木兒還土魯蕃。時阿黑麻已死。其子速壇滿速兒（後止稱番酋）新立。諸兄弟相仇殺，真帖木兒懼，不敢歸。乃曰：「奄克孛刺，我外祖也。願依之，暫住哈密。」朱■恐陝巴懷疑生變，攜真帖木兒羈住甘州。

正德元年，陝巴死。其子拜牙即嗣封，幼弱。守臣恐真帖木兒復來哈密，留之甘州不遣。番酋所親信牙木蘭娶火辛哈即（哈密人也，後止稱哈即）女為妻，與寫亦虎仙（哈密人也，後止稱虎仙）之妻兄弟也。牙木蘭又以妹嫁哈即姪亦思馬因，而虎仙亦以女嫁火者馬黑木（後止稱馬黑木），互結姻戚。哈即弟阿刺思罕兒（後止稱思罕兒）等與虎仙及伊子婿俱因進貢各在甘肅關廂置產久住。往來以貢為名，騷擾驛遞，生事害人。三年，番酋（即滿速兒也）與忠順王（即拜牙即也）乞討真帖木兒。兵部尚書劉宇曰：「是謂質其所親愛，不許。」五年，真帖木兒走出甘州城，追而獲之。六年，守臣請歸真帖木兒。下兵部會議，請敕宴真帖木兒及番酋與忠順王並其頭目。七年冬，詔差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刺、寫亦虎仙、滿刺哈三送真帖木兒回完聚。真帖木兒久住甘州，深知風土，言其城南黑水可灌。及有夷使傳說，甘肅荒旱飢窘，人死亡且半，城堡空虛，番酋及謀侵犯中國。虎仙等遂為留用。忠順王（以後稱王，俱拜牙即）又被奸回誘引，與番酋結好，遂往投順土魯蕃。番酋乃令他只丁入哈密取金印。他只丁又令哈密火者馬黑木（哈密都指揮也）等至甘州索賞，且言忠順王棄國從番。乞即差人守哈密。巡撫趙鑿謬謂番酋忠義，令他只丁等代中國守城勤勞，差撫夷官送番酋金幣二百。明年正月，撫夷官才至哈密。番酋已率眾亦至，分據刺木等城，日夜聚謀侵甘肅，又索段子萬萬疋贖城印，且言如不與，即領兵把旗插在甘州門上。總制鄧璋乃請官經略。命兵部尚書彭澤奉敕往總督軍務。澤請敕二道：一候有番使之便齎諭番酋還哈密城印；一諭奄克孛刺（哈密都督也，囚其王投番，乃逃住甘州。後止稱奄克）回國與虎仙等守城。彭澤調延寧等處軍駐甘州。

十年，番酋遣他只丁、牙木蘭同虎仙、馬力奶翁、馬黑木等至肅州近邊，槍掠赤斤等處人畜千計。聞彭澤軍在，不敢深入。假寫番文稱被赤斤搶了貢物，與他報仇。不敢侵犯甘肅，只討些賞賜回去。彭澤不察其詐，將前諭番敕書不同番使齎去，即措段綢褐布共三百，遣馬驥與通事火信、撫夷百戶馬升並馬訓捧前敕二道，同馬黑木、虎仙等到哈密，邀他只丁同往土魯蕃。他只丁嫌賞

薄，先將金印與虎仙、哈三等，及將所掠去赤斤銅印一顆付馬訓等，議遣驛並火信持回添取賞賜。他只丁方同馬馴等至土魯蕃，將敕書原齎緞絹等班賜其酋。彭澤遂奏稱：「甘肅兵糧頗集，道路開通。土魯蕃雖欲侵擾甘肅，決不可得。今又差官往諭歸還城印，地方安靜，乞要放歸田裡。」蒙旨未允。火信等回甘州，納撫還赤斤銅印，並報添取賞賜。

彭澤又備羅緞、褐布共一千九百，銀壺、銀碗、銀台盞各一副，令火信等復持往諭。澤遂奏遠夷悔過，獻還城印。詔取回京。火信又持添賜物件往彼，番酋復嫌少。虎仙自許其酋緞一千疋，他只丁五百，方允具本。復遣馬黑木隨赴京回奏。將金印與虎仙，城池暫令哈三守掌。後哈密使人俄六思等送至番文，稱番酋索要虎仙前許緞疋。有哈密大小頭目共輾緞一百疋、馬一百匹、牛一百頭、羊三百隻，交與他只丁。總督都御史李昆議稱本番乘機射利納款，希恩宜量俯就。番酋又遣虎都寫亦（後止稱寫亦）。他只丁亦差伊弟撒者兒等前來送印，並押虎仙取緞疋，同馬黑木等及各國夷使將帶方物馬疋進貢謝恩。虎仙、哈三亦差伊衛夷人馬黑麻等各帶方物馬疋進貢。驗送赴京。李昆與鎮守太監許宣、總兵徐濂因忠順王仍被拘未回，訪知寫亦係番酋親信頭目，撒者兒係他只丁親弟，乃拘留為質。仍移檄番酋稱寫亦等差往陝西，催僭先年貢使，回日發歸。仍賞織金彩緞、洗白梭布共三百件，令其送忠順王還國。

正德十一年，虎仙續報金印已歸，城池未與，番酋索要緞子。兵部議謂：「彭澤、李昆皆奏城、印已歸，今則謂止歸金印，他只丁尚在哈密索緞幣。恐虎仙與他只丁彼此隱瞞，要求重利，致生他虞。請行鎮巡等官從長議處，既不可嚴峻拒絕，激變夷情，亦不可示弱輕許，開啟弊端。其番酋果來效順，進貢到邊，照依舊例放入，加意撫待。」詔從之。

李昆、許宣、徐濂乃會奏，請敕二道曉諭番酋及他只丁，仍各量備織金彩緞絹疋齎去撫諭，令忠順王還國。番酋以虎仙失信並拘留夷使為詞，遣他只丁、牙木蘭復占哈密。兵備陳九疇因番酋侵犯，將前敕書二道停留請止。操練軍馬，相機剿殺。許宣、史鏞、李昆從其議。

牙木蘭先令回子倒刺火者往探，被獲。又遣夷人斬巴思、俄六思等帶馬駝牛羊，假以貨賣為名，將番文往關內與思罕兒探信。既入關，陳九疇疑斬巴思有詐。搜獲原書，譯出其情，內多隱語，慮恐通謀生變，當捕思罕兒同斬巴思等下獄。責令能事毛見、毛進、呂成防守。見、進俱素與斬巴思情熟，乃約虎仙部下纏頭漢回高彥名同宿，商議打奪斬巴思等出城。令高彥名備辦酥油、羊肉二皮袋。毛見、毛進又將盔甲弓箭各二付寄在張子義家，俟賊到穿用。番酋與他只丁遂舉兵至鉢和寺。史鏞等差甘州衛夜不收顧十保往肅州探息。參將蔣存禮與陳九疇未知賊兵多寡，恐糧餽乏，甘州軍至不能供給。乃請甘州軍馬且不必動。史鏞輕聽，不先發兵應援。番賊到嘉峪關，經平川墩。陳九疇、蔣存禮與游擊將軍{**丙}寧議，留游兵都指揮黃榮守城，約於明日巳時出兵。{**丙}寧先於卯時統軍從南門往西約行十里，地名沙子壩，遇賊騎一千，陸續添至三千。{**丙}寧三次遣夜不收杜阿丁等馳報到城。蔣存禮延至巳時，方與指揮董克同奄克從北門出，至高橋兒。遇賊對敵間，陳九疇聞賊勢眾大，又恐城內寄住夷人變亂，將各夷男子隔在關廂，婦女收入城內。防守至申時，賊將{**丙}寧射死，及殺指揮楊鬆等。時都御史李昆往西寧撫番未回。九疇見官軍喪敗，慮恐肅州住赤斤、畏兀兒等處夷人數多，乘機作亂。與蔣存禮議，將獄中番使斬巴思、俄六思並高彥名、毛見、毛進、呂成俱赴街市，焚香告天杖死。仍拘各夷奄克、也先哥等諭令堅守臣節，毋生異謀。陳九疇復將斬巴思等帶來牛羊變賣價銀，易買布疋，存恤陣亡官軍。

李昆到莊浪岔口驛，得報。兼程前進至鎮，會同許先議恐賊犯甘州，拘收人畜，增置戰具。番賊攻亂開骨堆西店子堡，殺死男婦王祥等。史鏞、鄭廉各領兵進到肅州。賊又攻開中截、半坡二堡，殺死千百戶傅成。陳九疇會同史鏞、鄭廉並蔣存禮議，有哈密北山瓦刺達子係奄克姻親，世與土魯蕃有仇。令其往誘，使搶殺土魯蕃城，可以致彼掣回。選遣哈刺灰夷人添哥■兒的等往瓦刺（後止稱添哥）。陳九疇欲量給賞無措，乃於虎仙名下勸罰緞子二百七十疋、絹一百七十二疋、銀一百六十兩、梭布一百三十七疋、馬五匹、羊一百隻，失拜煙答（亦哈密頭目也）名下勸罰緞子五十一疋、絹一十疋、銀六十四兩、馬一匹、羊一百七十隻，給賞番漢官兵，及與添哥齎賞瓦刺，及令奄克自寫番書，諭彼頭目也力滿可等，舉眾搶殺番地。又給與操馬二十二匹，騎坐前去。賊又攻開大莊堡，殺死千戶王標。時有赤斤番人且宗爾加等報稱，土魯蕃留下老營在瓜州駐紮。陳九疇、史鏞議令千戶張英管領赤斤哈刺灰番夷也先哥等五百餘人前往撲殺。賊從迤南山後進至甘州。李昆、許宣會遣都指揮楊時等拽載兵車槍炮截殺。賊見官軍勢眾引去。李昆等亦恐甘州藏有奸夷內應，將虎仙、撒者兒、寫亦及各家屬並各起夷人四十四名俱捕下獄。番酋遣朵撒哈及把都兒乞和，且稱俱是虎仙弄禍。史鏞等訪得朵撒哈乃番酋親頭目，拘留之。將把都兒放回，令其傳諭，務將搶去軍馬器械人畜盡數送來，方才定奪。也先哥等人馬撲到瓜州，將番酋留兵營帳攻斬首級二十一顆。失拜煙答病死，賊起營西去。史鏞督令鄭廉、蔣存禮追至境外沙溝，各斬賊首級。

正德十二年正月，掣兵進城。議將番兵奪獲頭畜仍給番兵充賞。時添哥等亦至北山瓦刺虜營，將銀牌緞布賜賞其頭目，也力滿可並把■思等大喜，聚眾往番，攻奪其三城。番酋回至王子莊，得報痛哭而歸。且怨恨牙木蘭失事也。添哥還報，亦獲回賊及達於首級。許宣、史鏞、李昆奏捷。上命給事中黃臣會同巡按趙春行委陝西參議施訓、副使高顯、僉事董琦勘問，將虎仙問擬謀叛具奏。虎仙訴，行肅州兵備再審。奄克恐其脫放，乃告虎仙及其丈人哈即構引土魯蕃壞事，今不曾正法，恐貽後患。時番酋行路中朝嬖人錢寧，謀反其獄。且欲誣殺九疇以泄其忿，乃令失拜煙答之子米兒馬黑麻直入東長安門，捏奏伊父出城殺賊，頭上中箭走回，被陳九疇責打身死。詔提解虎仙等到京會審。

正德十三年，黃臣等奏勘過甘肅鎮巡官拘留夷使朵撒哈及虎仙等招由，兵部尚書王瓊奏：「彭澤故違敕旨，擅備賞物，輕出講和。擅增緞絹，又不候差去人回處置停當。妄奏西夷就降，事已寧息，致蒙取回。陳九疇惟知講和之為非，不思中變之為害，擅議拘執夷使，因而激變。疑有奸夷交通，多無指實。李昆既聽彭澤之講和而奏討救賞，又因九疇之辯論而停留敕書，持疑二端，釀成大患。」上詔：「彭澤先革職為民，李昆、陳九疇及史鏞、蔣存禮等損折官軍，各提解到京問理。」

刑部會同三法司將蔣存禮等並虎仙等譯審：「虎仙翻異原情，改擬奏事不實，律參看得；蔣存禮防邊不固，致寇內侵，告急不援，擁兵自保；史鏞輒略罔著，守備素疏，敵至而策應已遲，寇去而追擒不力，以致官軍殺死數多，人畜驅掠殆盡；許宣、李昆當重鎮而經略不密，總諸軍而督調欠嚴，拘留夷使，停止敕書，處置乖方，重貽邊患；陳九疇濟軍需而科罰財物，徇也見而議留敕書，拘囚貴官，因而致死，執戕奸虜，事涉擅專；但史鏞到任未及三月，猝遇強虜侵犯，計程往返千里，亟難整兵應援，蔣存禮部下之官軍八百，城外之夷虜數千，彼此相當眾寡不敵。及查得蔣存禮督並番漢官軍斬獲回賊首級五十八顆，而史鏞主將亦與有防，陳九疇誘使各種夷人搶殺土魯蕃人畜千百有餘，而蔣存禮協謀亦嘗效力，其許宣、李昆各能張大軍聲，增完邊備，西遏回虜，東保鎮城。陳九疇首建外夷相攻之謀，大省中國用兵之費，又能抗方張之寇，全已危之城，功過亦嘗有辨。黃臣、趙春勘事不審，情罪乖違。」上詔：「蔣存禮、史鏞降二級，蔣存禮降三級各帶俸差操。李昆也從輕降二級別用（昆降浙江副使）。許宣著問住。陳九疇為民（時彭澤、九疇幾至問死）。黃臣、趙春對品調外任。米兒馬黑麻為父訴冤，得寬免問。其餘夷人但犯不應罪名的，俱免運炭。」時土魯蕃貢使至京，兵部請係獄。輔臣梁儲不可，乃止。

十四年，都御史鄧璋奏：「土魯蕃六次悔罪，請和入貢，合當隨宜撫處。」兵部尚書王瓊議稱：「若終拒絕，不許來貢，恐非撫馭外夷之道。請將在京番使馬黑麻等及哈密年例進貢夷使分為幾運，伴送甘州，連存留在彼同起貢夷打發出關。見監夷人朵撒哈等俱准放回。」會題留中不出。後兵部伍疏：「甘肅去京往回萬里，事久不決，必生他虞。徵調官軍騷動邊境，實非細故，早賜宸斷。」上不答。鄧璋見夷使久候，恐又生變。議差通事虎得山同夷人馬黑麻齎諭番酋，以取搶去人畜為名，實欲慰安其心。正德十五年正月，本酋送還原搶鎮撫程壽等五十九人，並遣使帶馬駝復來進貢。十六年五月，兵部再議得：「土魯蕃酋聽信奸夷虎仙等誑誘入寇，鎮巡等官因將差來親信頭目朵撒哈等羈留不遣。節次卑辭祈請，近奉明旨放回，已足慰其想望。若遂許其通貢，恐彼悔悟未深，和好難久。」詔是之。通行阻回。

嘉靖元年二月，番酋又遣夷使將方物慶賀進貢。鎮守衙門奏，行兵部。議得：「本酋祈請頗切，若復不納，恐失制馭蠻夷來則不拒去則不追之道。」詔土魯蕃並撤馬兒罕等處差來夷使，著分定起數，陸續選委老成的當官員伴送來京。嘉靖二年，虎仙復論斬罪（死獄中）。王瓊謫戍。彭澤以兵部尚書致仕。李昆起為兵部侍郎。陳九疇亦以薦起用，復為甘肅巡撫都御史。

時土魯蕃復謀入寇，九疇得報。上疏曰：「照得總兵官武振病故，臣會同鎮守太監董文忠議得前項走回夷人供報，番酋調集人馬，要行奪取甘肅地方等情。雖係傳聞之言，然據理原情，似為不虛。何則？番酋聽信往來進貢奸回之言，備知中國地方虛實強弱之情。恃彼雄長西域，前驅列國之勢，其立馬天山投鞭斷河之意，蓋勃鬱於胸中久矣。往年，犯邊所以未逞其志狼狽而歸者，蓋以來非其時。臥雪齧冰之賊，不能勝屋居火食之主，勢使然也。今乃當吾趨麥堆場、糜谷棲畝、農人野處之際，卒忽而來，是將因糧於我坐困我邊也。防範機宜曷可須臾少緩。乞敕兵部仍再速行陝西、延寧三處鎮巡官，將各邊游兵人馬作急催促前來本邊，聽臣等分佈，並力捍御。再敕戶部議發內帑銀十萬餘兩，委官押運前來，糴買糧料草束，供助軍餉。」後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麻皆論死。

三年，土魯蕃酋大舉入寇甘州。上命陝西、延寧鎮巡官並莊浪副總兵魯經各選調游騎官軍，推委謀勇官員統領，前往肅州，聽都御史陳九疇節制，相機戰守。還差太監一員到彼監督軍務。堪以總制大臣及提督總兵官上緊會官推舉來看，戶部只差能幹郎中一員，量帶銀兩，督理軍餉，兵部尚書金獻民推舉兵部尚書致仕彭澤，總督漕運都御史李鉞俱各歷練老成，充總制官。署都督僉事杭雄、都督同知馬永俱各久任邊方，充總兵官。再照肅州孤懸絕域，賊勢重大，比與尋常聲息不同；各鎮調集官軍素無統屬，若不假以事權，急難責其成效。合無查照各年舊例，鎮巡以下官悉聽節制。臨陣之時，都指揮以下有不用命觀望退縮，聽以軍法從事。各官合用符驗關防旗牌書檄，若待本官奏請未免遲誤，合行吏、禮、工三部照數撥給本官，庶便行事。上即命金獻民兼都御史總制軍務，杭雄著掛印充總兵官，提督軍務，限三日內起程。命御用監太監張忠監督軍務，並帶犒勞銀兩及銀牌、彩段、通事、天文生、醫士同往，及賞參隨人等官海員掌印銀五兩、布二疋，其餘每人銀三兩、布二疋。

戶部主事胡宗明差往督餉，奏稱：「昨奉明旨，銀兩動支一十四萬兩，帶運陝西布政司交割。及查先次支剩軍餉銀六萬餘兩，押運軍前應用，限三日內起程。切念夷虜之情叵測，而兵食之勢相須，訪得回夷圍城，志在侵奪地方，比之往常肆掠大有不同。況近年各處地方災傷，錢糧缺乏，雖主兵月糧每每拖欠。今又加以客兵數多，若非別為議處，彼中豈能支持？古人云：「日費千金而後十萬之師可舉」，則今日領銀一十四萬兩能給若干人勾用若干日，可以口計而指屈也。其布政司雖稱有銀六萬餘兩，延今日久，恐別有支費。職備員本部司屬，豈不知庫藏空虛，用宜節縮。但今日事勢甚大且急，萬一至彼而餉乏，雖欲臨期奏請，必至累月經旬，公私皆匱，戰守兩難，計出無從責將焉追？乞為再發銀十萬餘兩，一同領運前去。如夷勢遠遁，亦可作以後年例之數。再照前項銀兩係乾錢糧，出納必須逐一稱對，裝驗明白，方免疏虞。仍乞稍寬限期數日，銀兩秤完即便前進，庶錢糧無虞，而緩急亦有備矣。」上從之。詔再給六萬，聽裝鞘完備起程。

時大同軍叛，殺死主帥。處撫將畢，御史王官疏曰：「雲中之內變方安，而河西之外患聿作。廟堂之上，未聞破常調以用人，出深謀以制武，臣竊為陛下危之也。先該兵部議舉總制，而致仕尚書彭澤素諳兵法，深識夷情，昔頗聲聞於彼。用兵之道，先聲後實，似為相應。朝廷不此之用，而特用尚書金獻民者，不知其何謂也？且獻民此行必須直至甘州地方，相機征戰。臣思前項回賊以數十年積銳養鋒之強，乘我兵糧虛乏之際，一旦壓境而來，其勢必有甚難抵當者。設使達賊有知乘機為寇，其患何可勝言！鄰近臨鞏、蘭、固等處又無勁卒強兵，未免各邊調用。《兵法》師行十萬，日費千金。此等地方，承平日久，素無畜積，必得能幹官員多方處置，並主事帶去銀兩，設法採買轉輸供給，不至缺乏，庶幾少濟。見今獻民去矣，所以為獻民之援，調發人馬，供給糧餉，以至守把隘口，防護糧道，以杜深入之患，以助獻民之所不逮者，未見其處行也。訪得前任四川巡撫致仕馬昊生長邊方，優於武略，征剿川賊，累立戰功。前任兵部侍郎馬清，昔嘗有事於寧夏，後又總制於宣大，駕馭有才，處置得法。又訪得前任廣西僉事楊百之武略文謀，足稱任使。宣府副總兵時陳驍勇獨冠於諸師，騎射可服乎三軍，且家丁勇悍，久在安閒，摩挲奮用。伏望軫念地方多事之時，吃緊用人之際，略其已往之小過，勉以將來之新功。馬昊、馬清速起一員，仍其舊職，授以督糧之寄，假以便宜之權，隨帶副總兵時陳並其家丁星夜前去，將主事前解銀兩並本地地方一應糧草俱付管理，以為獻民之援。楊百之亦即授以臨鞏兵備之責，以備軍門參贊之資。其馬昊、馬清仍留用一員於部以備朝廷咨謀，緩急議事，又根本之地所當用力者也。」

兵科都給事鄭自璧疏曰：「近該巡撫陳九疇報稱：番酋糾領西域回回並哈密北口瓦刺旌小列禿，並沙州土巴、帖木哥及瓜州遺孽各種二萬餘騎，困圍甘肅，勢甚危急。尚書金獻民總制軍務，刻期以行。但自得報之後，迄今四十餘日，消息杳然。為照土魯蕃係我朝進貢番夷，得我金帛茶香等物，以資生養。先年雖佔據哈密，彼都督蔡謙、侍郎張海奏蒙閉關絕貢，由是諸夷歸怨，番酋悔禍。哈密復為我有，累朝以來世受國恩。其酋妾所生子真帖木兒，先年曾逼陝巴逃遁，被鎮巡官誘羈甘州，任其出入，服食色慾亦不甚禁，豢養數年，生還鄉里，感朝廷之恩，德撫臣之育，抑且甘肅居人熟識，往來牽制，舊愛恐亦未忘。前項二夷，一則貪我之利，一則憶我之好，縱其鼠竊狗偷，歲所不無，然電起漚滅，不敢痛為我疆場之患。未有今日糾合番眾，深入境土，大肆兇殘者也。又訪得達賊亦不刺、阿兒禿斲一支，先年被迤北小王子殺敗，奔至西海套內，此種達夷尤號凶黠，況三種夷落其先世系同親族，設使烏合而來，甘肅二鎮恐非中國有矣。此等事情關係不細，彼中緩急，宜其紛沓傳報，以承廟堂先事之圖，紓九重西顧之慮也。今日久無聞，恐前酋恣驕逞悍，分領賊眾屯據要害，致使道路不通。又恐彼處鎮巡等官先時處有不甚妥帖事件，及節年差去處置夷情大臣遺有未曾杜絕情節，以致諸酋不釋舊嫌，興兵構怨。鎮巡等官彼此觀望，上下蒙蔽，延捱不報，亦未可知。日甚一日，不無有礙計慮。夫鋒鏑交於原野而聽命九重，成敗在於斯須而馳聲萬里，朝聞暮應，計且晚矣，可容如許之久哉。乞再行馬上差人轉行平涼、安惠、蘭州關山傍路，河西紅城子、古浪一帶大小衙門官員，各查照先今事理，火速令各差哨馬在於近賊地方，或盤有奸細，或據走回人口，或傳聞人言，或探得彼中聲息，各另徑自飛報前來。不必專候彼中鎮巡明文，方才轉遞，致誤事機。仍行巡按甘肅御史親詣河西，隨便住紮，用心察訪前項情由，具實奏來，以便議處。再照尚書金獻民、太監張忠、總兵杭雄：所貴同心戮力，長慮遠顧，功雖未刻期而幾當預定，勢雖艱於往歲而謀貴萬全。矢竭忠貞，建樹奇績，用副干城重托。俟邊患少紓，朝廷諒有他處。設若跡先時潦草之圖，興臨敵易將之想，此固非朝廷委任之意，而亦非老成謀國者之用心也。本部仍並通行各官，惟復借重天語叮嚀，降敕申諭，遵奉施行。」

時賊二萬騎從西北挖邊牆進入榆林等墩肆掠。陳九疇至肅州，督參將雲昌並太僕寺卿董銳分佈守城。城上窺見東南角一賊穿紅調度，被舍人董進德一箭射死。賊駭退去後，屬番阿奴報稱是火者他只丁。賊又悉眾攻甘州南門，內一賊前打紅旗，身穿紅甲，往來調兵。董太監等議令神槍攢打，賊中傷落馬，扶去，傳說是番酋。

時獻民出塞，而本兵之位久虛。兵部左侍郎李昆疏曰：「宣大二鎮密邇京師，陝西三邊遠接沙漠，各處雖有鎮巡等官分統領地，而職任不相統攝，一遇有事則各圖自便，互相推調，往往誤事。設立總制大臣，假以重權，蓋以地方安危既有專托，則其平時之計慮必周，臨事之調度亦易。豈如近日大同軍士之變，甘肅回賊之侵，狼狽失策，至於如是哉！且今大同軍士雖蒙委曲寬代，而紀綱大壞，終非善後之圖。甘肅至京八千餘里，賊至甘肅兩月有餘，計提督尚書金獻民等到彼，調兵剿殺，動則三月之外。縱使城保幸而獲全，一方生靈不勝荼毒之慘矣。且本兵重地，尚書正官豈宜在外久處。所以侍郎孟春議設兩處總制官員，蓋為國圖慮將來之計，誠為得要。但大同地方日今幸無重大聲息，而作擊軍土尚自驚疑，所據添設總制姑候另議。其陝西三邊待候尚書金獻民等奏報甘肅賊情，稍有次第，即將本官並太監總兵俱奏取回京。本部照例會同府部院寺科道等官，於見任致仕大臣內從公推舉才望老成諳曉戎務二員，上請簡命一員，前去總制陝西、延寧、甘肅等處軍務，俱聽便宜處置，惟委任之專而責成之遠，庶邊防有托而疆場無虞。」

時金獻民至蘭州。諸番已為九疇所敗，出嘉峪關外。又達賊二萬從南境進暖泉。總兵姜■戰卻番賊，亦遁去。獻民奏捷，內稱一鼓而回夷就擒，再鼓而達賊授首。二次斬獲共一百二十餘級。乃詔班師。給事中鄭自璧疏曰：「土魯蕃糾合達賊，窘迫守臣。提

督獻民一旦受委以去，鎮重華夏，備外夷，固得其要，但本兵重任，其席久虛，誠非居重馭輕之道。而獻民久事於外，事寧班師，豈曰不宜。節據虜中走回人口供報，聽得回賊一說要往南山，看了草地住著，搬取家小，到春正二三月還搶甘州。一說我們先去南山，打了西番帳房，我們把老小都送在牢固去處，還來攻圍甘州，奪取城池地方。著真帖木兒做皇帝，在甘州城坐著等情。此言雖係傳聞，但前項回賊長驅席捲而來，其立馬投鞭之念，亦已扇熾於中。既乃遭被挫衄而去，其雪恥復仇之心，恐難杜絕於後。況亦卜刺、阿克禿斯一支潛住河套十數餘年，生齒浩繁，道里諳熟，縱令遁伏，終必為患。未有腹心隱疾而不病人之肢體者也。今次斬獲雖多，或恐是賀蘭零賊，未必真是此輩點虜。今日邊患之大可憂者莫過於此，敢妄然而遽謂無事哉！設若即今命下班師，縱使星馳前去，計在正月將盡。比獻民到京，當在四五月間矣。原調兵馬各回本鎮，果若前言，復行大舉再為邊患，欲調集又無欽依統馭之人而自衛不遑，欲奏聞又當事勢窮蹙之候而緩不濟事。道途遼遠，兵力單脆，當此機會，間不容髮，萬有不虞，徒付扼腕。乞會同多官推舉素有才望大臣二三員，疏名上請，欽命一員總制陝西、延綏、寧夏、甘肅地方，責限兼程到彼，交代之日，然後班師論功行賞，則帷幄有本兵以運籌，邊徼有重臣以屏翰，九重霄旻或藉此而可紓，各鎮閭閻將持之而無恐，安內攘外之計兩得之矣。」

御史李文芝疏曰：「臣聞西域最遠，而夷人種類亦繁。自成化中李文、劉文之駐苦峪不敢進，而土魯蕃始有輕中國之心矣。及弘治中張海、緱謙之經略無成功，而土魯蕃益肆橫矣。今日西羌之兵莫有強於此者也。臣又聞正德中，北虜亦卜刺一枝與小王子仇殺，敗北之餘，率其部落犯我涼州、永昌、甘州，侵入西番之境。駐牧西海，交通番酋；又犯我西寧，河州、臨洮、洮州。深入四川鬆潘，虜掠甚慘，番族畏之，漸次歸附。由是西番之山川遂為此虜之巢穴。近都御史彭澤、都督蔣永經略二虜，不能效謀驅逐出境。今日河西之患，議者皆歸咎於彭澤也。夫天下之大勢，關、陝為重。而保障之長策，謀帥為先。若非添設大臣，總制軍務，誠恐日復一日，二虜交侵，養成癰疽之患，不可救藥矣。蓋慮患於未然者易為力，而除患於將然者難為功。伏見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為僉事日，提督陝西學政，為都御史日，督理陝西馬政，又巡撫陝西地方，又總制陝西軍務。寧夏之變，又起總制。平生蹤跡在陝為多，威名已著於三邊，德望素重於多士，今日總制之任，莫有逾於斯人也。或以為一清內閣舊臣，不可履邊。臣聞大學士楊榮嘗三往甘肅察邊務，處降虜，計用兵，孰謂內閣之臣不可乎！或以為一清七十之年不可履邊。臣聞西羌之叛，漢宣帝命趙充國，時年七十餘矣。坐收全勝，孰謂七十之年不可乎！乞賜敕起一清，改以本兵之銜，仍兼都憲之職，前往陝西三邊總制軍務。而庶僚之知邊事者，許其奏辟贊畫，如是則二慮之患可消，而西顧之憂可免矣。」上從其言。詔起楊一清提督陝西三邊軍務。

又詔：「土魯蕃糾眾二萬，謀奪地方，聲勢眾大。陳九疇與董文忠能先事預圖，臨機應變，射殺王子大頭目三人，驅逐回賊遠遁，保全危城，其功實與尋常不同，已寫敕獎勵。董文忠蔭弟姪一人，做錦衣衛冠帶總旗；陳九疇升右副都御史，取回別用。各賞銀四十兩，苧絲三表裡，以酬其勞。」又詔：「張忠蔭弟姪一人，做正千戶。金獻民、杭雄各一子百戶，俱錦衣衛世襲。各官奏帶參隨人員各准升一級，其餘官軍與重賞。」

給事中鄭自璧疏曰：「甘肅之役，回虜掃國而來也。各官奉命出師，鞠躬盡瘁，指揮之下，使賊僕軼輻輳而去。陛下嘉其助，恩蔭有差，報功之典，良亦不薄。其若參隨人等均升一級，人得沾恩，得毋傷於濫乎？查得尚書金獻民、總兵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；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，總計三臣參隨則有一百三十三員名矣。誠以此輩均效勞役，亦當甄別輕重，以寓激勸。而況其間贊畫豈無奇拙，任事豈無繁簡，行役豈無安危，概而錄之，佈滿奏牘，恐既得者既不肯以幸致自名，而未得者又皆以隳功為恨。況張忠等欽賜恩蔭亦加，再四辭免，其委身許國之忠，勞讓下人之厚，眾所欣羨。今陛下將參隨人員盡行升級，不惟事體不宜，而忠等不矜不伐之心亦無以暴白矣。乞敕兵部轉行太監張忠等將奏帶人員分別等第，勞績頗多者量加甄錄，其餘遞加賞賚。於以杜將來錫予之繁，全各臣遜讓之美。」

尚書金獻民還朝，請遷發夷使，閉關絕貢。疏曰：「土魯蕃貢使未入禁城。賊兵已過峪關。旋貢旋侵。奸謀狡計，大略如前。茲者天奪其魄，挫衄遠遁，但彼之日用資我者甚多，竊恐失利日久，乞哀求貢之請又在旦夕矣。即今河西地方民窮徼骨，萬一見之不真，復聽入貢，必將瀋民之膏血為之飯食，勞民之筋骨為之役使，驛路騷擾，雞犬不寧。臣恐河西兩鎮之軍民、十五衛所之疆場，終當被其擾壞也。臣願自今以後遇彼求貢，宜下明詔，聲其累世不恭之罪，閉我關門，絕彼貢獻。申命該鎮守臣謹斥烽埃，益嚴兵備以待之，則彼這奸謀破阻，狡計無施，河西垂首待盡之民庶幾其有更生之望矣。」陳九疇、盧問之亦俱上書請閉關絕貢。番酋遞進番文求貢，捉墩軍送至邊上。

都御史寇天敘疏曰：「奸回譎詐，語言反覆，或謗谷他人以釋其犯邊之非，或誇張聲勢以逞其螳螂之勢，全無悔罪輸誠之意。況此虜先年侵犯肅州，朝廷念其遠夷，不與深較，姑容入貢。然進貢之使方入，而犯邊之兵繼至，似此詭詐，實難憑信。所據求和之事，揆諸事體，難以輕准。在我防範所宜加慎，乞並行提督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分佈陝西、延寧騎游兵馬在於蘭州安會等處一帶住紮，遇有回虜侵犯消息，臣等通行調集主客兵馬親統前去遏剿，務期成功。」兵部乃請於上，詔所議事情還行與楊一清著再加審處，奏請定奪。

於是牙木蘭差人來請和。因九疇前恨，復用反問，稱前日入寇非我本意，乃內附夷人沙的納等傳陳都堂命使之來而許之賞。時在朝有受番賄為之構九疇者，故唱此言，以騰播於內。未幾，楊一清召入內閣，以尚書王憲代之。楊一清奏稱：「看得兵部所議，蓋知虜患之難測。恐兵糧之不繼，故雖不敢遽為通貢之言，以拂眾論，亦不能終主絕貢之議，以貽後艱。今甘肅地方兵馬寡少，錢糧空乏，已且未治，何以治人？合無仍行新任提督尚書王憲再為審處。」王憲乃移檄遣撒馬兒罕貢使迭力迷失等齎往，諭番西悔過服罪，獻還哈密城池，送還搶去人畜，方為奏請。

六年，諸議禮臣桂萼、方獻夫、霍輅、張璁先後上言：「哈密不靖，本由彭澤。澤之得召用，由楊廷和曲庇澤也。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。」時因天變，求直言。錦衣百戶王邦奇疏曰：「正德年來，巡撫都御史彭澤不恤邊備，凌虐官軍，侵克糧價，自昔至今，遂為通例。又兼賞罰不明，人心失望，擅自差人輕出外國講和，懷奸邀功，開啟邊釁。致使番夷佔據哈密，侵犯甘肅一帶地方，搶掠求索，貪得無厭。而彭澤又乃大失恩信於番夷，因而蹙國喪師，大貽邊患。然夷酋始輕中國之兵。副使陳九疇又乃拘執夷使，激啟邊釁，止知斬馬黑麻一人於南門，不顧失陷官軍於無算也。前任兵部尚書王瓊深為隱憂，特有救正之舉，又被權奸朋黨互相救援，止將彭澤等輕賜罷斥降發，其餘重大罪惡俱被影射不究。殆至新政之初，正當顯戮遺奸，昭示國法可也。豈意彭澤倚恃權奸大學士楊廷和心腹門生，謀同陳九疇、李昆預先奏辦，輕騎便衣，深入城境，齎送囑買楊廷和。會盟結黨，誓以死生，意欲扶同誤國。佐使楊廷和將寫亦虎仙攬入詔書，假威擅柄，致將寫亦虎仙監故，其餘各夷俱被決斬。前者二次甘肅之亂，生民塗炭之苦，蓋由先年公論不明，及殺寫亦虎仙等之誤，啟地方之禍。後蒙特命尚書金獻民總督征剿，本官自恃寵威，不盡忠節，卻以重大責任視如兒戲，詐言有病，在途遷延，遙寄蘭州。朝夕邀會彭澤，作樂飲酒，不顧彼處人民塗炭之苦。遠望甘肅千里之外，束手觀聽，不究一方之久探，聽回夷搶擄遂志，滿瞄而歸。又奪他人擒斬達賊之功，奏為徵進回夷之捷，冒授蔭賞，下及童僕。況土魯蕃前者侵掠中華，如蹈無人之境，志滿意遂，方才從容回還。去歲前夷仍復又來搶掠，彼處巡按奏報逾常，困圍邊將，地方極苦，人民倒懸，十分緊急。若不再為奏聞，處置縱玩，夷丑得志，將來之害不止於河西一帶地方，而謀侵中國之患難保必無。若不速將楊廷和、彭澤等明正誅戮，無以消弭災異。為照忠順王拜牙即自作不靖，棄國逃走，遠避絕域，年久不還本國，所以中國失守，而生民節年被其塗炭。幸賴先任總制都御史楊一清忠誠體國，潛消禍亂而威鎮夷丑，斂跡遠遁，承平歲餘，莫敢侵犯。但犬羊之性詭詐莫測，不可必其一定。及查弘治六年，土魯蕃王阿黑麻先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進貢，比因阿黑麻復攜忠順王及金印去訖，又來犯邊。多官奏聞，上命將夷使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安置廣西、福建，及閉關絕貢，累犯邊陲不息。至弘治十年，計五年之久，方才悔過入貢。仍將忠順王及金印來歸，求取寫亦滿速兒等。多官奏取滿速兒等付給甘肅，自此河西始安定也。正當居安慮危，勿待臨渴求泉，亦緩不濟事矣。先年之滿速兒尚存，今之虎仙等俱斬矣。誠恐丑夷求而無人，亦得藉口稱怨，遺患地方為害。臣於嘉靖四年

十月十九日備奏前事，節奉旨該衙門知道。兵部職方主事楊■乃奏內奸臣楊廷和之子，被其阻滯，壅蔽彌縫，不與施行。今奉敕修省，求治彌災，再陳愚忠，以弭災變。一面速敕法司，將聞擊啟禍誤國奸臣明正典刑，以謝邊民之忿。及壅蔽忠言主事楊■，量為罰斥，以弭災異。」詔下兵部議，不許迴護。

刑部尚書胡世寧疏曰：「夫土魯蕃變詐多端，善為反間。其欲附城，屬達使之激變，則稱哈刺灰、畏兀兒稍書交他來；其欲間我謀臣，使之受罪，則稱壞事的都是陳都堂、沙的納；欲彼番使得通內間，則稱王子因見殺撒者兒虎仙父子，故來報仇。夫自嘉靖二年十月進獅子，夷人已遞番文，開稱番酋要動人馬，定來甘肅。則其造意通謀已久，豈為殺三人報仇，亦豈為陳都堂及哈刺灰、畏兀兒使之然也！其恐我復結瓦剌為之後患，則言七八月裡領著瓦剌達子，還要往漢人地方，後竟不來。其變詐何可信也！自正德六年得送回伊弟真帖木兒，因在甘州住久，深知風土好過，即起逆心，要來侵犯。正德九年，即要插旗甘州城門上。十年六月，陳九疇方到肅州。十一年，彼自以原許段子不曾與足，及拘留番使為名，興兵入寇，豈因陳九疇也。其先三取哈密城池，皆以哈密奸回為之內應，乃漸置奸回虎仙等親黨，買房久住肅州城內。又節差番使斬巴思等來探消息，為通書信。一旦擁兵逕至城下，各回潛置兵甲，圖為內應。使非陳九疇奮身不顧後患，即將各回監故打死，而又近遣屬夷卻其營帳，遠交瓦剌，搶其城池，彼聞變內顧而還，則肅州城池難保無虞。臣以為臣之有勇知兵而忘身為國者，無如九疇。固彼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殺也。惜其後僚屬之公移，輕聽奸回之捏報，而妄奏番酋及牙木蘭之殺，則其罪有不免耳。王邦奇奏其因殺夷使激起邊釁，又言二次甘肅之亂，由殺虎仙等之誤，蓋彼武夫輕信，惑於流言，為彼內間耳。至於通貢一節，則其後事難料，前事可徵，弘治四年，因其虜去忠順王陝巴，不服撫處，奏准絕貢。十一年，因見器用缺乏，諸夷歸怨，方才悔過，送還陝巴。嗣後通貢不絕，地方騷擾亦不絕。而反間內應，絡繹於京師、甘肅之間。馴至十一年暨嘉靖三年，二次大舉入寇。今奏准絕貢又三年矣。祇聞來求不聞侵犯者，豈有力有餘而心不欲也。蓋亦懲前二次他只丁之被殺、瓦剌諸夷之為其後患而長慮卻顧也。今廷臣議者，以有備為長策，以通貢為權宜，其言誠是也。臣愚欲乞聖明，特與輔臣熟議，今後哈密城池照依先朝和寧交■，舍置不問，而唯責彼番酋恭守臣節，再無侵犯。一二年後方許入貢，或止通互市，仍納其貢。其市皆不許多帶人眾，淹留歲月。則我之邊城驛遞供費可省，而得專事邊儲。我之謀臣勇將反間不虞，而得盡心邊事矣。（是秋，土魯蕃酋虎力納咱兒糾侵肅州。游擊將軍彭濬、兵備副使趙載御之退去。時張璠、桂萼必欲論九疇死，並罪廷和。）

上有旨，金獻民閒住，九疇逮獄，下三法司議。兵部尚書王時中會同刑部尚書胡世寧等勘問九疇等事情。具疏曰：「虎仙父子深奸巨蠹，外通哈即賣國，內結錢寧亂政，心跡奸詭，死有餘辜。及查王邦奇假建議為名，牽引浮泛，復圖進用。該兵部題奉欽依降錦衣衛總旗，別難再議外，臣等議照政令莫大於刑賞，功罪在論其重輕，功之大者或可以贖罪，罪之輕者亦難於淹功。若乃功罪相倫，自亦情法有在，或無功而罪本輕，亦又有罪而事已結，俱不能一律而論。如陳九疇叨領邊寄，舉措乖張，先後啟釁招尤，罪固已重；兩次折衝禦侮，功亦為優。又輕聽回達之捏詞，濫報番酋之真死，事雖出於傳聞，情尤涉於妄誕。金獻民仰承重命，提督西征，調集三邊之軍馬，振揚全陝之威聲，未足稱勞，掠取他人之功次，妝成同事之捷音，何可冒蔭？且連參隨人員俱各濫升職俸，雖恩典出自於上，而辭受有負於初。再照彭澤彼時經略未成底定，因而致貽後患，罪有明案，緣曾撫回金印城池，既而回夷隔年入寇，功似可言。李昆、許宣、史鏞、蔣存禮前後功罪與九疇相連，原情各有差等。張忠、杭雄始終往返，與金獻民一時具奏，論法不宜異同。前任都指揮王輔開報傳聞番酋之死，以致鎮巡輕忽，會奏之虛，委屬有違。盧問之初以預防生變為心，仍將應死夷囚擅決，亦非相應。以上各官俱合究治，但彭澤及陳九疇先經會問，題奉欽依為民。李昆已降副使，復起用，又降左參政，與彭澤俱致仕。許宣、史鏞、蔣存禮亦經參提發落。合候命下之日，先將杭雄革去見任，與張忠俱候陳九疇、金獻民問明之日，奏請定奪。彭澤罪犯與李昆、許宣、史鏞、蔣存禮先已問結，似宜量處，臣等擅難定擬。及照董文忠雖故，與金獻民、張忠、杭雄子姪等項冒授蔭升，並一切參隨人員，凡未至地方，混得濫升俸級，行委科道官會吏部主事從公逐一清查，奏請定奪。並先年斬獲回夷中間未升功次人員，仍催促勒報，以憑升賞。臣等切念甘肅為中國右臂，土魯蕃實禽獸與鄰，變詐反覆，乃虜寇之故情，功罪相尋，亦邊臣所難免。仰惟皇上恩威信義，昭示無遺，蕞爾小丑，納款有日。伏望普弘天地之度，丕昭日月之明，俯念各官曾效惟勞，早賜宸斷。俾法司遵照議擬，上請施行。務嚴夷夏之大防，永存古今之治體，則德威所及，四夷無不畏服。」上詔：「各官功罪，你每既會議分別輕重等第奏來。陳九疇行事乖張，招尤啟釁。以致回賊深入，殘害地方。又妄報打死番酋，好生欺罔。難照常例，著兵部定發極邊衛分充軍。彭澤雖經黜革，後又朦朧起用，還革了職，照舊冠帶閒住。杭雄與張忠俱待金獻民提到問明之日，奏請定奪。各官子姪冒受蔭升官職俱革了，其餘參隨人員功次，還著科道官會同兵部委官從公逐一清查，具奏定奪。李昆、許宣、史鏞、蔣存禮、董文忠各降二級。」

已而起王瓊為兵部尚書，代王憲。瓊疏曰：「臣蒙恩起用，提督三邊。自入關交代以來，查得黃河套內賊情即今稍緩，惟有土魯蕃夷情未甯，急當議處。臣歷考往事，正德八年以前，土魯蕃雖嘗虜殺忠順王，朝廷亦嘗拒之而不遽絕其貢，直嘗在我，曲嘗在彼。而彼又不知我邊之虛實，未嘗提兵一至沙州近邊寇掠，況敢窺肅州之門戶？彼時朝廷處之既得其宜，守臣又不敢任情恣肆。雖或時與哈密構釁，曲自在彼，旋復底定。自正德十年以來，執政者昧於經國之圖，引用非人，相繼壞事。既增幣約，自失信義，又淫刑殺降，大失夷心。直反在彼，曲反在我。肅州之敗，甘州之慘，由我致之，不可獨咎土魯蕃也。此時使甘州守臣即能如楊一清之義度量時勢，曲為撫處，盡遣他國貢使出關，奏發羈留哈密、土魯蕃貢使回歸本土，而又諭以前守臣壞事之意，使等分任其咎，土魯蕃必翻然悔罪，照舊通貢，不待至今日屢罹九重之慮矣。奈何守臣之計不能出此，漫調土魯蕃服而又叛，去而復來，非信義之所能結。往往大言以張虛名，不顧醞釀漸成實禍。既將已經奏准遣還夷人自今不放，又將新貢夷人羈留肅州，自謂使之進不得貢，退不得歸，操縱在我以備其驕悍之氣，蓋止知泥古欲絕其入貢之路，而不知度今不能絕其入寇之路也。前此土魯蕃令牙木蘭來沙州住坐，乞放出進貢夷人帶回賞賜，彼即退還哈密城池並搶去人口，在我自當推赤心置其腹中，許之可也。而守臣乃以為未有悔過輸誠實跡，令其將先年搶去人口頭畜盡數送還，及將教唆犯邊首惡鄉送甘州，又令其訪取忠順王的派子孫承襲。凡此皆自示以疑而又責以難從之事，教之使不得和也。自嘉靖三年犯邊後，至今三年矣，議者執持兩端，含糊輾轉，迄無定論。即今土魯蕃因牙木蘭住沙州二年，不得通貢，遂聽讒言，疑其與中國通，欲並罕東等頭目誅之。牙木蘭等懼，今年四月急率其部落五千餘眾歸附。甘州守臣不得已納之，是又一大變矣。自土魯蕃兩人甘肅，肆行殺掠，未遭挫損，彼固已有虎視河西之意。而關外赤斤、苦峪、曲先、蒙古、罕東諸衛昔為肅州藩籬者，盡皆逃散避難入關矣。萬一土魯蕃怨牙木蘭之薄己，捲土重來，我之邊備廢壞，又值天旱米貴，不審守臣能使必不得飲馬於黃河否也！臣言至此，實可寒心。議者又謂雖前守臣啟釁壞事，然彼既犯順深入，在我不可含忍許和，示彼以弱，自損國威。亦不必深咎前人之失，以快民志。臣愚以為不然。昔唐德宗時宰相元載擅權誤國，嘗害李泌。載誅，李泌代之，勸德宗北和回紇、土番。德宗念陝州之恥不肯。泌言回紇不足怨，向來宰相為可怨。德宗從之。遂與通和。史臣謹書之，未嘗以李泌為訐短報仇也。是時藩鎮專兵，迭起叛亂。陸贄勸德宗下詔罪己，遂收人心。史臣載之以為萬世美談，亦未聞譏陸贄怒藩鎮之惡歸咎人主也。其後李希烈僭號稱帝，雖出於贄之所不料，而大義無損焉。蓋曲直不辯，處置失宜，則無以服叛臣之心。時勢不審，率意妄行，則無以為善後之計。臣愚知之熟而慮之審，臣願陛下以臣所言，下兵部會官急議。如果可採，准令將土魯蕃、哈密羈候夷人及近日差來見在甘州夷人，先准放回，未去夷人各帶原領賞賜，盡數驗放出關。仍曉諭緊要頭目說稱，如今朝廷已知都御史陳九疇等壞事，都加罪了。又知你土魯蕃屢次投遞番文，初意要搶把巴，反達甘州邊上，遇官軍廝殺，原無侵犯甘州之意。今赦爾罪，各起夷人俱准發出。爾土魯蕃先年搶去見在人口送還，死亡了的罷。將看守哈密城頭目取回，聽哈密自在彼處住坐，作急具番本齎到甘州，交與鎮守官轉奏。不必等候回報，就將爾後來進貢夷使起送赴京進貢。其先擬要將首惡綁送等項難從之事，今次曉諭不必該載。其牙木蘭等既以投降，理不可殺。聽臣等斟酌用為間諜，從宜施行。以後事或有變，直在於我，另為議處，庶不失誤機會。」上詔：「所奏明白周悉，足見籌邊至意。先年失事之人，已都處治了。聽爾從宜處置，務要內安外攘，以靖地方，副朕簡

任。」

瓊在河西，反彭澤所行事。八年，土魯蕃貢獅子，夷人至，乞歸哈密通貢。瓊又奏言：「土魯蕃歸我哈密，乞令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。貢使二十四人遣入京。放歸羈留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，安插沙州。土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於白城山；哈密都督■■吉孛刺部夷於肅州東關；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束於肅州北山金塔寺；罕東都指揮枝丹於甘州南山。」

時胡世寧為兵部尚書，欲專守河西。謝哈密，無煩憊中國。霍韜上議亦必欲復哈密。下兵部議。世寧言：「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，去境四百里，而文皇界之兀良哈。文皇郡縣交■，而宣宗棄之安南。哈密非大，寧交■比？況其初封忠順王為我外藩者，乃元遺孽。永樂二年封，三年即故，立其兄子，未幾即絕。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，蓋嘗三立三為土魯蕃所虜，乃叛我即戎，及勞中國。臣竊以為此與國初封元孽為和寧王、順寧王、安定王者等耳。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，近我甘肅，今亦不知其存亡。何獨以一忠須王故耗我金幣，疲我士馬，窘我財力？」議禮諸臣不聽，竟從瓊言。世寧又言：「牙木蘭本歸正人，非叛虜者，唐悉怛謀事可鑒。」遂留不遣，然哈密竟為土魯蕃所據。瓊所安插諸衛夷落皆為土魯蕃所逐，失其故土。住牧河西塞上。北虜盤窟西海，瓦剌結巢北山，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。

明年，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，又索牙木蘭。諜言諸番要約，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。會虎力奶翁歸道病死。瓦剌又攻土魯蕃。我亦有備，稍得休息。而來降人哈六刺言，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管理。兵部固請許其通貢，著令三年或五年為期。夷使雖多，十二入京，餘留塞上。是後河西守臣防禦羌胡，不暇及西鄙事。土魯蕃竟並哈密，但其進貢。哈密亦附名以來耳。

按土魯蕃與哈密二傳其事互見，故有彼詳此略者。但哈密本傳謂其稍得自立，而此則言並於土魯蕃。蓋因王瓊撫處之後，雖稱土魯蕃已奉約束，還城印，而實則虛言欺我耳。時已厭兵，始求完事，故傳亦因之云耳。要之哈密之守與否，不足為中國利害。即今四五十年來，哈密無封。各夷自貢，未見其為患也。則前日之紛紜，豈不空費兵食於無用之地。要在謹其備禦，來則不拒，去則不追，斯為長策乎哉！

十二年，先是番使馬黑麻、虎力奶翁等謝恩進貢。住肅州東關。鎮守太監陳浩，令家人王洪與番使買貨物，不給價值。至京，番使於兵部前遇見王洪，拿告禮部，送司審。據王洪口供：「於嘉靖十年八月內，夷人奶翁等在肅州地面與軍民人等交易，是陳太監吩咐與伊買馬等項，委果得過馬五匹，並玉石一塊，不知斤兩；鐵角皮二十張；舍力孫皮二十張；銀鼠皮一百二十張；鎖袱一段；撒哈刺一段；鎖子葡萄大小共四斗；西羊布一疋。說到甘州與伊價銀。後洪只在肅州居住，不知陳太監到甘州曾否還伊銀價。」據此，除將王洪責令中兵馬司牢固監候，並願與同監夷使二名虎兒班、把巴撒力俱取收管外，案呈到部。禮部尚書夏言疏曰：「中夏之待外夷，界限貴嚴，所以古者大夫無境外之交。本朝法例有索取之禁，所據前項夷人到邊，凡我守疆之臣，一言不可與之潛通，一錢不可與之私易。況賈胡尚利，易啟戎心。今太監陳浩受朝廷邊方重寄，乃敢違法貪黷至此，不惟取侮外夷，抑已敢犯重憲。但本夷輒擅拿人，全無畏忌。王洪應口供認，無復辯詞。中間或有隱情，未可逆測。但裔夷訟中國，事關大體，合當從重明白議處，既不可墮外夷之計以損國威，亦不可失遠人之心以召邊釁，又不可縱邊臣之貪以屈國法。且據通事人員譯知，虎力奶翁等口稱欲聲冤關廷，要求明白，恐亦未可諉之查勘可以杜絕。況此夷今在輦轂之下，尚爾跋扈憑陵，若回至甘肅地方，事情不明，夷心不服，則二三邊臣豈能控制驅遣？臣等以為此事在朝廷當大有處分，方保不害治體。乞賜宸斷，敕差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、給事中一員，前往甘肅地方，會同總制官、巡按御史作急勘問。若夷使奶翁等所奏俱實，將各官所得夷人原物盡行追給明白。仍量調人馬將一應進貢夷人防送先行，督令出關，務在起程回國去訖，勘事官方許回京具奏請旨。然後將有罪人員從重處治。如此庶夷情早得明白髮遣，不致逗留縱肆。而朝廷令嚴法重，亦足以服遠夷之心矣。」上從之。自後邊臣不敢私取番物，番人貢不絕至今。

其山川曰靈山（羅漢削髮涅盤之所），曰貪汗山（夏亦積雪）。其產俗與火州同。